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卷十六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腹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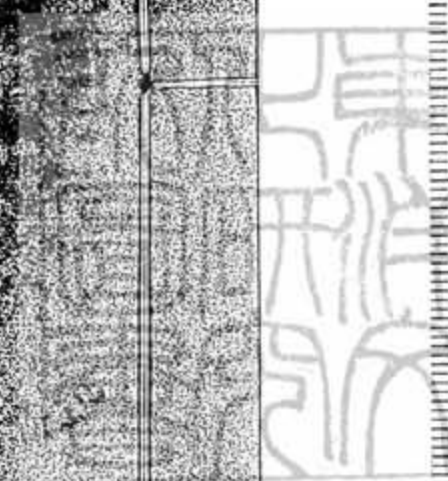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六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誰言今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指冥鴻

晴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妻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夔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七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后黑惟有髭鬚却是先黑後

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
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春色沉醉惹花陌雖然年老
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髮如霜鬚似雪白嗟惻
○幾個相知勸我染幾人相知勸我摘染摘有何
益當初怕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粧
晚景假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
髮幡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
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箇甚麼

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尽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裡一個開線舖的員
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七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
家有十方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張員外忽一日拍
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方家
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
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卽喚張媒李媒前
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賢世上鳳隻鸞孤管字

宿單眠、他宿傳言玉女用機、閑把臂拖來侍案、金
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
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
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
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
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

鬼

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
一、你這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好樣的第
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買家財須
有個有十萬貫房產的纔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
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
員外自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
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
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
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
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

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
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
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
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
不。愁。小。的。忒。小。還。嫌。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
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
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
明。日。是。個。和。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家。講。定。財。禮。隨。到
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
張。員。外。宅。裏。說。昨。日。這。外。分。付。的。三。件

老嫗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許書
是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
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
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
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
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鴈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
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
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
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

雲裏道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員外員外鬚眉皓白若霜地半響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中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他遇他一月半本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八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曉這幾日了四五件在身上

雙便添來

雙便添來

耳便添聲

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勉強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却嫁一個白鬚老兒好不生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外看七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兩壁裝着厨櫃當中一個紫絹迤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鈎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為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

警世通言 卷十一
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
底下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
張勝惹傷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泰

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
主管道李慶在此三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
你也不曾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
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
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

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
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
透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
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
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
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
去持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
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
的是銀錢李主管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
色已晚但見

野煙四合宿鳥歸林佳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
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
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僉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
個在店中當直其日却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
是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間坐半晌安排歇
宿忽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
你快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房門那人踰將入來
閃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
管見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

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與你物事的教我來
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
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
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
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
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
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
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撒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
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
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

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
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
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
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甚是麼意思娘如今六
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
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目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
本分之人况又是個孝順的聽兒娘說便不往舖裏
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
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
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

來日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舖中没人相幫老
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
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
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
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
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
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
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
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
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

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榜榜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命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

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齊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攪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却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

二哥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迤遲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諛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四字元自不知道因甚罪則

忽燈籠底下二人喝聲道你好大胆來這裏看甚的

張主管喫了一驚拽開脚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胆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說得張勝便走漸次開行到巷口待要轉彎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穿衣服不堪齊整頭上鬢

松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

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出，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荳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會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產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

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持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

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

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顆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舖門前掛着花栲栳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况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

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
人笑人歌芳草地

郊外微風掛紙錢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絲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却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蘇

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見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起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喫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

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藥拘禁
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
決撒把我斷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草八
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
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
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
是感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
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
過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
不作惟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

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
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
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
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
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討處不
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
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
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
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
訖王招宣續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

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
 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
 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
 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
 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福人非兩不侵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室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
 纔入禁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
 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脚跟立定

道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
 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
 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
 僚值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厨
 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厨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